

只要你能活下来
我会让历史停住

美丽的谎言

A Beautiful Lie

[英国] 爱尔兰·马斯提尔 著 李丽 译

 译林出版社



美丽的谎言

A Beautiful Lie

[英国] 爱尔兰·马斯提尔 著 李丽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丽的谎言 / (英) 马斯提尔 (Master, I.) 著; 李丽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7

书名原文: A beautiful lie

ISBN 978-7-5447-4774-5

I. ①美… II. ①马…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7908号

A BEAUTIFUL LIE by Irfan Master

Copyright © Irfan Master 2011

Copyright licensed by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Phoenix-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188 号

书 名 美丽的谎言

作 者 [英国] 爱尔兰·马斯提尔

译 者 李 丽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周正朗

原文出版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167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774-5

定 价 2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 给

阿米达·布赫拉，
感谢您的故事
古拉姆·M. 马斯提尔，
我们依然想念你

序 言

人人都会撒谎。

我们都会撒谎，有时是出于自我安慰，有时则是为了善待他人。

多年前，我撒过一个谎，这个谎深深地烙在我的生命里，它把我定格成一个特别的人。那是孩提纯真的岁月，是我对于世间万物深信不疑的唯一时期，也是我今生仅此一次的撒谎时期，那谎言导致我日后生活无法安宁。

我们都会撒谎，直到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那一天，我才真正领悟到：谎言的确人人会说，但是谎言导致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石榴巷，
印度北部
一九四七年六月

目 录

美丽的谎言	1
后 记	243
作者提供的一些历史笔记	251

序 言

人人都会撒谎。

我们都会撒谎，有时是出于自我安慰，有时则是为了善待他人。

多年前，我撒过一个谎，这个谎深深地烙在我的生命里，它把我定格成一个特别的人。那是孩提纯真的岁月，是我对于世间万物深信不疑的唯一时期，也是我今生仅此一次的撒谎时期，那谎言导致我日后生活无法安宁。

我们都会撒谎，直到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那一天，我才真正领悟到：谎言的确人人会说，但是谎言导致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石榴巷，
印度北部
一九四七年六月

第一章

有些不祥的预兆，我感觉得到，可就是无法说清到底是什么事。这让我想起爸爸时常晃着脑袋的情景。他伸着脖子，像只焦躁不安的小公鸡，不断嗅着空气中的气息。每当此时，他会看着我问：“儿子，你闻见没？季风要到了。”此刻的感觉就像那样。我能预感到事情在酝酿中，而且不是下雨或季风之类的事，远比那些要猛烈得多。

怀里抱着个大甜瓜，我心事重重地穿过市场，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但是茉莉花的花香把我从沉思中带回现实。于是，我停下脚步，观看着花贩们精心地将花瓣用线串成项链，再将它们仔细地堆积起来。

花贩杰耶希目光敏锐，手很灵巧，在市场上的花贩中，串花手艺首屈一指，因此他堆起的项链串总是最高的。他精湛的技艺远近闻名，十里八乡的村民到市场来就是为了观看他盘腿坐在凳子旁边灵巧地串花。我穿过马路来到他的货摊前停了下来。几个月前，在他身边围观的人是成群结伙，可今天却只有

我孤单单的一人。我专注地看他串花，只见他手法熟练、毫无停歇地将花瓣一片一片地串连起来。我耐心地等待着他将一片玫瑰花瓣放进嘴里嚼，继而将那花瓣咽入肚里——每到这个时刻就表明项链做好了。终于等来了那一刻，我会心地笑了，因为有些东西毕竟还是保留了原有的风貌。可是，想到近来发生的种种变故，我再也笑不出来了。生活看似乎平静，一如既往，我却感到市场上有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种种迹象表明现在已不同以往。

走过路旁煎炸食品摊时，我的肚子开始咕咕作响。军人和英国人常来这里吃东西。只见一口大锅里炖着扁豆，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泡；旁边的大锅里蒸着米饭。走过另一家也经营着相同食品的小吃摊时，我摇摇头，加快了脚步。几个月前，这两家摊主是合作伙伴：一家做扁豆，另一家做米饭，利润平分。以前，两家的摊位紧紧挨在一起，亲密无间。闲暇之余，主人则像朋友那样一起坐在树荫下抽烟。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走近竹竿搭成的凉亭时，听到互不相让、嘈杂凌乱的争吵声。自我记事以来，集镇上的许多老人常常在此聚集。他们将酸橙粉和萎叶撒在桉树叶上卷成烟卷，边抽烟边谈古论今，海阔天空地聊。爸爸从前也常坐在这里，倾听老人们高谈阔论。对他们的谆谆告诫爸爸总是赞许地摇着头^①，他们的明智建议他更是十分敬佩，并认真听取吸纳。此时我犹豫不前，驻足听着那些老人们的谈话声，看着他们边说边比画。记忆中这里很平和，每次路过时，有的老人在轻轻打盹，有的会对你眨眨眼，还有

^① 印度人在表示同意或赞许时常伴以摇晃脑袋或将头侧向一边，与表示不同意时的摇头动作不同。

的会给你些钱叫你帮忙去买些桉树叶来……可现在这里再看不到昔日的安宁了。虽然眼下也有几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抽烟，可更多的老人都在那儿站着，手还不停地晃动着。还有几位拄着拐杖也要站着的老人，神态严肃，不苟言笑，耐心地等待着轮到自己发言的时刻——其实不叫发言，而是高喊。甚至有位老人急不可耐地拿拐杖捅了别人一下，马上招来更多人站了起来，愤怒地举起拳头向他抗议。见此状，我赶紧加快脚步走开了。以前老人们也常常争吵，可没有这么浓烈的火药味。这样的争吵隐藏着某种暗流。以前他们争吵，喝杯凉爽的拉昔就会冷静下来。可今天老人们怒火难息，在凉亭下愈演愈烈。我感觉一切都怪怪的，非同寻常，就像以前戴上爸爸的眼镜一样，东西都放大变形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过去的情景，恍恍惚惚地走着，错过了阿南德的蔬菜摊。突然，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我再次被唤回现实中来，原来是阿南德在冲我喊：

“比拉尔，你抱着个瓜要去哪儿？差点儿就要砸到我脚上啦！”

我低下头看了看手中沉甸甸的甜瓜，突然间意识到，爸爸并不是真想吃瓜，他只是希望医生来时我不会碍事。我迅速将甜瓜递给满脸惊讶的阿南德，飞快地往家跑去。

跑到家门口，我双脚一滑停了下来，正碰上医生从我们家前门走出来。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弯下腰喘气，医生在一旁耐心地等着。

“比拉尔，站起来！那样你的呼吸会平复得快些。”

我呼吸急促、大口喘气，几乎无法开口说话。但我还是勉强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面孔。

他亲切地看着我，探过身来，将我反着的衣领竖直整平，然后冲我笑着说：“比拉尔，看看你，今年已经十三岁了吧，还是不会穿衣服。你妈妈去世多久了？”

“五年……”

“孩子，五年的时间不短哪！你得学会好好照顾自己。”

“零四个月……”

“你说什么？”

“还有二十四天。”我注视着他的目光，一板一眼地回答他。

医生鼓圆了腮帮吐了口气，接着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见此情景，我内心深处那种忐忑不安的感觉，突然间像丝丝电流一样，传遍我的全身，击打着我的每一根神经。

“比拉尔，你爸爸快不行了。你知道的，对吧？你了解他的情况，也有所预感的，对吧？”

顿时，我感觉眼前冒着金星，整个身体似针刺般疼痛难忍！医生面部的轮廓在我眼里渐渐模糊，我用力地眨着眼睛。

“比拉尔……”医生温和地叫着我的名字。

我使劲睁开眼睛，几秒钟后，医生才又慢慢进入我的视线。医生把他厚实的手放在我已下垂无力的肩膀上，我感觉自己的腿发软，快要站不住了。

“你爸爸的日子不多了，一个月，也许两个月。但至少我们可以让他过得舒服些。如果几个月前没有中风，如果那次中风没有让他动弹不得，如果他现在还能活动的话，或许他还有和癌症抗争的机会！”医生皱着眉，无奈地摇摇头说，“有太多的‘如果’了。虽然他的意志很坚强，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你去拉吉瓦拉那儿照着这个药方抓药吧。告诉他药费由我来付。”

必须今天就去。比拉尔，你在听吗？”

我又一次抬头看了一眼医生，看了看他放在我肩膀上的手，然后微微侧着头，视线越过他，向敞开的家门望去。

“嗯，我在听。”我回答说。声音沙哑而且微弱。

“乖！现在你必须和平常一样，做日常做的那些事，照常上学，让他保持心情愉悦。我现在得走了，但我明天还会来，看看你做得怎么样。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就来找我，知道了吗？”

我慢慢点了点头。医生上上下下打量着我，表情还是和往常一样严肃，但是他的眼神更柔和了，就像跟爸爸一起回忆过去时光时的那种眼神。他转身要走，又停了下来，回头看着我。

“你那个哥哥呢？”医生问。

“他来了，又走了……”我咕哝着说。

“我敢打赌，他多数时候都不来。这个该死的家伙，做人那么不实诚。下次我见到他的时候，我会说他的，你别担心。哪有这么当哥哥的！”医生愤愤不平地说完，摇摇头，转身走了。

我默默地注视着医生朝着市场的方向走去，目光紧紧地锁定在他手里拎着的公文包上，直到那黑色的小小正方形物体在我的视线中变得模糊，渐渐消失。我依然像一棵古树般，深深扎根在泥土里动弹不得。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那么害怕跨进自家的门槛。最后，我闭着双眼，艰难地走入漆黑的房间。

